

梁 蔻蔻
作品

一封用旅途写就的情书

HEY, U... / 如果你在 就好了

《辞职去旅行!》后
又一治愈系旅行文学

在50个国家
300多个城市
与你对话

最深度的旅行
最安静的情感

在一个人的旅行里，我想记住一切路上的故事，
告诉那个等我归来的你…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果你在就好了：一封用旅途写就的情书 / 蔻蔻梁著. —北京：中国华侨出版社，2012.9

ISBN 978-7-5113-2914-1

I. ①如… II. ①蔻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0144号

如果你在就好了：一封用旅途写就的情书

著 者/蔻蔻梁

出版人/方 鸣

出版监制/苗 洪

选题策划/陈禺舟 钱其强

责任编辑/柏 舟

特约编辑/孙广浩

封面设计/红果书装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680mm×920mm 1/16 印张/17.5 字数/240千字

印 刷/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914-1

定 价/3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(010)82605959 传真:(010)82605930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寇寇梁
作品



TO:

Hey,
U...

如果你在
就好了





_ 自序 | 每当我们说再见 _006

A 那些人 Who I meet

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_014

他在那里，真实的巴黎右岸 _026

薄荷岛上查无此人 _032

那个年幼的开罗漫游者 _038

很糊涂的垃圾佬很快乐地活着 _043

与谁共享满屋琐碎回忆 _050

他笑容灿烂，他老泪纵横 _057

不穿鞋的大卫决定娶她 _063

内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_072

B 那些城 Where I've been

_ 西班牙/ SPAIN

马德里同一道阳光下，她在结婚，他在流浪 _086

塞戈维亚最后，我还是没吃上那只烤乳猪 _097

格拉纳达，为了谁把心撕碎了歌唱 _108

_ 墨西哥/ MEXICO

被龙舌兰的花刺杀于蓝房子前 _126

星期天，追着绿咬鹃的灿烂尾羽去赶集 _140

看蝴蝶飞过沧海 _150

_ 古巴/ CUBA

哈瓦那的salsa和眼泪 _162

特立尼达的一日 _170

那一天，我在世界的尽头给你写信 _180

_ 葡萄牙/ PORTUGAL

里斯本，我有点认识你了 _194

爱丽丝漫游，依草附木尽是精灵 _206

_ 菲律宾/ PHILIPPINES

寻找宿雾的另外一张脸 _218

_ 意大利/ ITALY

一小片天掉到地上……然后呢？ _230

_ 埃及/ EGYPT

在垃圾堆里尤能仰望星空 _242

_ 以色列/ ISRAEL

马萨达永不再陷落 _254

_ 比利时/ BELGIUM

布鲁日，我的冥想盆 _266

_ 后记 | 因为她总在远方 _276





自序 | 每当我们说再见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一场孤身一人的旅行。从不知所措，到后来慢慢地被迫习惯，慢慢地学会接受，直到最后懂得喜爱。

还记得那个冬天的凌晨——那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开始严肃的，一个人的旅行。我一个人在从西班牙开往葡萄牙的火车上醒过来，车厢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大家子的黑人，他们像非洲平原的象群那样，大大小小地簇拥在一起，和他们比起来，我是稀树草原上的一棵树。于是我竟然开始絮絮叨叨地跟自己说起话来。上一次有记忆这样自己对自己说话，是四五岁的时候，父母不在身边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不善和其它孩子交往，我手上有三四块碎马塞克，一个小空瓶子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的只有2个轱辘的小汽车，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，对它们说了一下午的话，大意是交待它们各自的身份是什么，谁该听谁的话，游戏规则又是什么。

就这么对自己说了好久的话之后，窗外掠过一片沼泽地，水面有水草稀疏的倒影，某些水草丛中开了零落的紫花。一个巨大的朝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，如巨鲸浮出水面。我兴奋地呼啦一声转过身，突然醒觉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：不能轻叹一声靠在谁的肩头，也不能兴奋地和同伴一起傻笑着用屁股在椅子上蹦，怪腔怪调地说“看啊看啊，米丽米丽！”，甚至连客气地相视一笑说：what a morning的“暂时同伴”都没有。

于是我转过去，用鼻子贴在车窗玻璃上使劲背诵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嗯，得把所有的这些都记住，回去才好跟你说啊。后来我又开始背诵其它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无奈的事情，悲伤的事情，滑稽的事情……为什么一个人旅行会遇到那么多需要背诵的事情呢，如果我不把它们都原原本本地背诵出来，回来

以后，又怎么能告诉你，我都看到了什么，都经历了些什么呢？

然后后来啊，就来不及了。新鲜的记忆把开始的记忆霸道地挤掉，好多事情都和我失散了。还记得发生过什么，而那些“什么”，都像一团半固体的大雾一样，变得只有抽象的感触，而没了具体的细节。

语言找不到它们，词汇找不到它们，字眼找不到它们。它们是长长短短的叹息，除了我，谁都找不到它们。

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。我那么急于和你分享，然而一个“完整”的，“全部”的分享原来也是不可能的啊。就像偶像剧里老牌的情节那样，哪怕我在海边举起电话想传递海浪，而你听到的，只是无序的杂音。最好的结果，也不过是仅仅让你知道：我想你了。

所以啊，所以，如果你在就好了。

再后来，我开始逐渐懂得一个人旅行的好。

一个人旅行最大的好处，是因为孤独所以被迫张开全身感官，与自己的感觉相伴，所以格外渴求地探索周围的世界。所有的神经末梢都膨胀得更为巨大，每一个情绪都自带了膨胀系数。这是一个对外界开放的状态，你向所有的陌生人和陌生事奉献出自己，以求获取某些神秘的共振。这是和自己较劲的过程，赢了，就轻盈了。

在一个人旅行的过程中，我每每有某一时刻的错觉，觉得自己全部的家当，全部对自己最有意义的物品都已经在行囊里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似乎可以永远这样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走到厌倦为止。

唯一牵着我的是那个在门口，在短信里，在电话里对我说再见的你。再见，再见，你说。至此才明白原来“再见”是一个“未完待续”，它意味着我

们约好了要再次相见的，既然承诺如此，我如何能一去不回？

写下这最后一个句号之后，我又要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远行。这一次依然是一个人。我在路上依然会有无数个时刻在喃喃自语：这个，他会喜欢；这个，要带她来看；这个，要告诉他，和她，还有它。到底有没有一种方式能把我旅程中的种种原封不动地带回来给你，当我归来开始诉说的时候，你到底能感受其中的多少。这依然是个难题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难题，才有了这本书。这些都是我一个人走过的路途，我说天昏地暗，说小狗咬了老头的腿，说历史掉进了大排档，说一片冰心其实在尿壶……我已经不怕了，路上那些妙人趣事总让人感慨世界美如斯。然而即便我已经不怕了，也始终心头有遗憾：

每一个爱我的，我爱的人，如果你在就好了。

再见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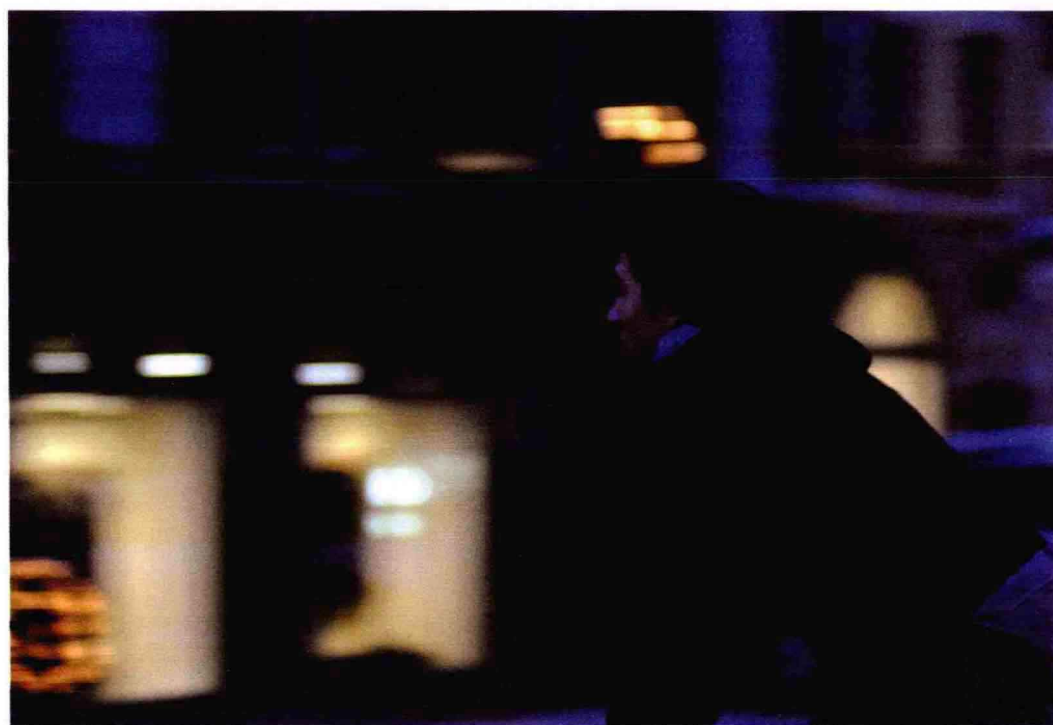
菟菟梁

2012年9月23日





▲
那些人
Who+meet



何处是我朋友的家

巴厘岛的雨季很任性。雨说来就来了，说走就走了。

昨晚到的，住在深山里，18座小木屋依山坡而建，上下的除了阶梯以外，就靠一个简单的小轨道车接驳。石头的神像被水湮成黛色。雨水把石阶打得湿漉漉的，高兴的青蛙蹲在地上，并不躲避人。偶尔一大滴雨水打翻了草叶，会让爬在草叶背后的某个小甲虫翻着筋斗跌落到地上的水洼里，很狼狈。这就是巴厘岛，依草附木尽是精灵。

一大早，正被雨水困住不能去餐厅。客房的门被敲响了，是马德来给我送伞。他是负责我房间的服务员，黝黑的皮肤，厚厚的嘴唇，微微驼着背，脸上的微笑总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马德给我递上一把伞。他左手里举着一柄大的芭蕉叶子走在前面。芭蕉叶微微垂着，为他遮挡雨水，雨水顺着叶面流下来，叶面光亮翠绿。

“马德，到我伞下来。”我邀请说。

马德停住告诉我说：“啊小姐，对不起，不用了。我们从小都只用芭蕉叶子，比较方便。”

马德说他就是酒店旁边村子里的人。他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如果，小姐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去我的村子里玩。他们一定很开心看到你的到来。”

“好啊。”我随口答应了他。“叫我蔻蔻。”我补充说。

“蔻蔻。”他不好意思地小声重复了一下，“那我明天早上来带你去。我明天上晚班。谢谢你，小姐。”他低头欠了欠身，举着他油亮的芭蕉叶子走了。

我自己拿着马德送过来的大伞走到餐厅。餐厅的名字叫野姜，是一个四面透风的巨大的凉亭，四周都种着姜花，正是开花的季节，碧绿笔直的茎叶上方盛开着美丽的白色香花。被雨水洗过的香花气味清淡了许多，闻起来都水水的。餐厅外有工人冒着雨在房顶上整理房顶的棕榈叶片，他们在雨水里安然得很，见到我来，露出雪白的牙齿大大地一笑。我手里的伞，成为了我来自城市的依据。

马德一大早就来了。满脸的歉意，好像做了什么大的亏心事一样。他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对，对，不起。小姐。蔻蔻，我的同事，生病了。我要，顶班。所以早上，不能带你去村子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他眼睛突然一亮，“我给你画地图，你自己去，我下班了，就去村子里找你，我带你去玩，去田里玩。现在我们村子下星期有人结婚，所有的人都在准备，你可以去看，你喜欢的。”

说罢他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一只铅笔，认真地边说边画：“瞧，酒店出去，左转。你会看到一条路，一直走，看到一个庙，再继续走，就看到一棵大树。我的朋友就在大树底下。我的老婆就在大树背后种地。你再往前走，就是我们的村子啦。然后你问他们，马德的家在哪里，人们就会带你去。或者，你